



The DEVIL'S Feather

魔鬼的羽毛

[英] 米涅·渥特丝 著

朱孟勋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魔鬼的羽毛

[英] 米涅·渥特丝 著 朱孟勋 译

2009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鬼的羽毛 / [英] 渥特丝著; 朱孟勋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5

ISBN 978-7-5442-4443-5

I. 魔… II. ①渥…②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504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31

THE DEVIL'S FEATHER by MINETTE WALTERS

Copyright: © 2005 BY MINETTE WALTE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& COMPANY AUTHORS' AGENT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MOGUI DE YUMAO

魔鬼的羽毛

作者	[英] 米涅·渥特丝
译者	朱孟勋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李艳芝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张	11.25
字数	250 千
开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次	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30000
书号	ISBN 978-7-5442-4443-5
定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快乐的秘诀是自由，自由的秘诀是勇气。

——希腊历史学家 修昔底德

魔鬼的羽毛（典故源自土耳其）

——引起男性遐想而不自觉的女人；挑逗性欲的不智之举。

目 录

派迪酒吧

5

巴顿庄

35

牢笼

135

深渊

345

路透社

2002年5月15日，星期三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:17，英国时间17:17

西非，塞拉利昂，弗里敦，康妮·柏恩斯建档

残酷的连环凶杀案

卡巴总统宣布塞拉利昂血腥内战结束四个月后，弗里敦城内残酷的凶杀案正危及得来不易的脆弱和平。警方指责先前的叛军为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。自元月宣布停战以来，凶手每隔一段时间便出去，五名遇害者分别在自家宅中遭强暴凌虐，为乱刀砍死。

昨日官方指出：“这些妇女遇害的情形，显示出叛军典型的残暴手法。塞拉利昂刚从长达十年的激烈冲突中脱身，警方相信有一群持不同政见者须为此事负责。我们在此大声呼吁，停止此一血腥暴行。”

目前任职于弗里敦英国警力训练中心的曼彻斯特刑警队探长亚伦·柯林斯表示，这些凶杀案具有连环杀人的特性。“就目前阶段看来，很难断定有多少人涉案，不过就证据显示，这些案件相互关联。我们正在寻找内战期间嗜杀成性的个人或团体，当时强暴与杀人事件层出不穷，凌虐妇女的暴行并未因停战而结束。”

路透社

2002年6月4日，星期二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3:06，英国时间
14:06

西非，塞拉利昂，弗里敦，康妮·柏恩斯建档

三名嫌疑人遭起诉

昨天，三名原为福戴·桑可领导的“革命联合战线”^①童子军成员的青少年，被指控杀害五名妇女。这三名青少年企图绑架十四岁的阿米雅·约纳未遂，被捕落网。当时阿米雅·约纳的尖叫声惊动了邻居，约纳的家人逮住并羁留了三名嫌疑人。他们分别是十九岁的阿玛德·吉贝雷巴纳、十九岁的强尼·巴农布与十八岁的凯特马·摩马纳。

警方发言人表示，三名青少年在遭到严重殴打后才被送交有关单位。“他们给小女孩约纳造成极大的惊吓。”他说，“其父兄的愤怒不难理解。”自从五名被害妇女的尸体被发现以来，弗里敦便弥漫着恐怖气氛。她们不但遭到强暴，尸体也被宽刀砍得惨不忍睹。

其中两具尸体的身份无从辨认。“她们的身份恐怕永远无法证实。”负责指导调查小组的曼彻斯特警局亚伦·柯林斯探长表示，“内战期间，国内四百五十万人口中有近半数背井离乡，我们实在难以

^① 20世纪90年代末，塞拉利昂反政府武装。

查明这些妇女来自什么地区。”

他证实,向英国方面请求病理学专家前来增援的申请已被撤回。
“据我了解,吉贝雷巴纳、巴农布和摩马纳已向警方全面招供,调查小组对元凶落网感到满意。”

三名青少年接受医疗后,会被转押到帕丹巴路看守所,听候审判。

派迪酒吧

我不知道这一事件有没有在西方引起注意，南非倒显示了若干兴趣，但也仅仅因为强暴与谋杀在一段时间内是当地高度关注的议题。之后不久，我被调到亚洲，因此审判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。那些青少年大概因为公理正义必须受限于经济条件而被定罪，就像塞拉利昂的一切。即使法庭愿意花钱指派一名辩护律师给他们，但鉴于他们的口供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每个被害人遇害的情形，草草结案恐怕也在所难免。

我知道亚伦·柯林斯为此案深感苦恼，但他无能为力，因为他曾请求上面指派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来协助破案，却遭到驳回。他处境为难，因为他的身份更像观察者而非指挥者——在阿米雅·约纳被绑架时，他再过不到两星期就要调离了，而且那些青少年对所犯罪行的描述早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然而，亚伦依然觉得整个案子疑点重重。

“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们根本不适合接受审讯。”他告诉我，“阿米雅的家人把他们打得不成成人形，他们宁可顺着警方的说法，也不愿再挨一顿痛打。”

犯罪现场的状况也令人困惑。他说：“我在现场见过两具尸体，似乎都不像是遭到集体攻击。两名妇女都缩在室内的角落里，头部

和肩膀伤痕累累，手臂布满自卫造成的伤口。依我看，像是在拼命抵挡来自前方某个人的攻击。如果凶手是一群人，攻势就会来自四面八方。”

“你能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做不了。那几个青少年既已俯首认罪，恐怕就不会再有人对此案感兴趣了。我写过一份报告提出这些疑点，可在弗里敦，医生就像稀有动物一样，更何况法医病理学专家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大家似乎都认为他们罪有应得，因为毫无疑问，他们当时正企图掳走阿米雅。”

“如果你说得对，难道凶手就不会再犯案吗？这么一来，那些男孩们不就能脱罪了？”

“这得看凶手是谁。如果是本地人，就很有可能……不过，假如是外国人，”他耸耸肩，“我猜他八成会转移阵地。”

这次谈话加深了我对约翰·哈伍德的怀疑。有人第一次在派迪酒吧——相当于弗里敦的史特林法罗^①——把他指给我看时，我就知道以前曾见过他，好像是一九九八年在金沙萨报道刚果内战的时候。我记得当时他身着军装，十之八九是雇佣兵，因为英军并未涉入刚果内战，不过那时他的名字不叫约翰·哈伍德。

到了二〇〇二年春天，他已在塞拉利昂换上平民服装，而且声名狼藉。我在那儿亲眼见他打过三次架，还听过别的与他有关的暴力事件，但受害的一方从来不是他。他的体格宛如梗犬——身高中等，结实精干，一旦咬住对方，也和梗犬一样凶猛。大多数外侨都对他敬而远之，尤其在他喝酒时。

^① Stringfellows，伦敦著名声色场所。

那段时间，弗里敦到处都是外国人，联合国正努力协助这个国家进行战后重建。大部分侨民任职于国际媒体、非政府组织、宗教机构或世界性的慈善机构。只有少数人，如约翰·哈伍德，为私人做事。他担任一位黎巴嫩商人的司机兼保镖，据说他的雇主对一处钻石矿兴趣浓厚。主从二人偶尔会携带全副武装的箱子消失在国外，因此谣言或许是真的。

我和大家一样，尽量对他敬而远之。人生苦短，何必再去招惹那些荷枪实弹的独行怪客。不过在被派驻到那儿的六个月期间，我倒是有一次主动向他搭讪，请他帮忙传个话，问他老板愿不愿意接受访问。钻石在内战后荡漾的余波中是个热门话题。谁是钻石的主人，以及金钱流向何处，数十年来一直是塞拉利昂争论不休的焦点。钻石带来的巨大财富不曾回馈国内，人民对近乎赤贫的生活发出怒吼，进而成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线。

当然，我没见过哈伍德的老板，不过倒和他本人有过短暂的交谈。当地妇女没人愿意帮他煮饭打扫，因此他几乎每晚都在派迪酒吧独自用餐，我就是在那儿找上他的。我对他说：我们以前见过面。他点头表示承认。

“你比以前还瘦，柏恩斯小姐。”他带着浓重的格拉斯哥口音说，“上次见到你时，你已经够瘦小了。”

我很惊讶他记得我的名字。他还加上一句评语，这令我更惊奇。哈伍德憎恨女人是众所周知的。有一次，他酒后失言，说自己从妓女那儿染上了梅毒，如今已是第三期。把这作为他仇视女人的理由似乎顺理成章，不过我可不信。抗生素对任何西方人而言随手可得，只要愿意治疗，病情不至于拖过初期。

我告诉他我的意图，并且列出一整张问题清单，附上一封信，解

释我打算写什么样的专题报道。“麻烦你把这些交给老板，然后给我个答复。”除非通过第三者，否则找人难如登天。反政府武装已破坏了大部分的通讯网络，每个人都住在安全而独立的住宅内，没有预约根本过不了警卫那一关。

哈伍德把信推给我。“两件事都恕难照办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不接受记者采访。”

“是他说的，还是你说的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我微微一笑。“那要怎么过你这一关，哈伍德先生？”

“你过不了我这一关。”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眯起眼看我，“别得寸进尺，柏恩斯小姐，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。”

也告诉我该滚了，是不是？我自嘲地心想。即使有不少外侨就在附近，可以求救，我还是不敢造次。我见识过他的破坏力，可不想成为下一个倒霉蛋。

派迪酒吧是各国侨民最喜爱的聚会场所，因为即使是在十年内战期间，它仍营业不辍。里面是宽敞的开放式空间，结合了酒吧与餐厅的功能，水泥阳台上摆着桌子，吸引了不少想捞钱的本地流莺。自从一个妓女被哈伍德打成重伤住院后，她们就知道哈伍德惹不得。哈伍德操一口塞拉利昂腔英语，一旦妓女们企图越雷池一步，他就用她们的语言破口大骂。他骂她们是“魔鬼的羽毛”，一旦她们靠得太近，他便毫不迟疑地挥拳相向。

他对欧洲人的态度就谨慎多了。慈善机构和宗教机构的员工中女性占很高的比例，不过如果白种女人与他搭讪，他总是放她一马。也许她们令他自卑——她们比他聪明得多，而且名字后面总有一长

串的头衔；也许他心知肚明，对她们乱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结巴的黑种女人是更好欺负的出气筒。因此我们大多认为，他不仅痛恨女人，还有种族歧视。

他的年纪看不出来，平头，后脑勺底部有插翅弯刀的刺青，阳光已经把他的皮肤晒成皮革样。喝醉时，他自夸曾是一九八〇年突袭伊朗驻伦敦大使馆、营救人质的“英国特别空勤团”成员，弯刀刺青便是他的荣誉标志。假如他所言非虚，那他的年纪应该将近五十或五十出头，可威力惊人的拳头则显示他没那么老。尽管苏格兰口音浓重，他却自称是伦敦人，只不过英国侨民没人相信他，也没人相信约翰·哈伍德是他的真名。

要不是亚伦·柯林斯提起外国人，我就想不到哈伍德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暴力行为。即使想到了这点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当时，亚伦已经调回曼彻斯特，那些妇女的凶杀案也迅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退了。

我把心中的疑虑告诉几名同事，但他们认为我的揣测站不住脚。他们指出，那些青少年落网后，凶案就没再发生过，而且哈伍德的作案工具是拳头，不是宽刀。他们的论据似乎是，不论哈伍德有多卑鄙，也绝不会对女人先奸后杀。“他都不屑于碰一下黑人。”一名澳大利亚籍摄影师说，“不太可能这样玷污他的命根子。”

我放弃了，因为我找到的对哈伍德不利的唯一证据，是他曾对派迪酒吧一名年轻妓女动粗。当时虽有上百人亲眼目睹，但那女子卖淫是事实，因此没人去报道此事。何况我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任期将满，无意多生事端，耽误离职事宜。我告诉自己，那不是我的责任，硬把满腔的正义感压了下去。

到那时为止，我几乎在非洲待了一辈子，先是童年时代，接着

被报社派到肯尼亚和南非工作，后来又成为路透社的特派记者。在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长大，我深知也深爱侨民的身份，可到了二〇〇二年的夏天，我觉得够了，我已报道过太多被遗忘的冲突和贪污腐败事件。我父母自二〇〇一年起定居伦敦，我打算先去那儿住两个月，再到路透社的新加坡办事处报到，采写亚洲地区的新闻。

彻底告别弗里敦的前一夜，就在我打包行李之际，哈伍德来到我的住处。塞拉利昂籍的大门警卫马努陪着他走到我的门口。他很清楚此人的名声，没问我需不需要就主动跟过来。我摇摇头，不过仍谨慎地站在可凭览整个庭园的阳台上和哈伍德说话。

他打量我毫无表情的脸。“你不怎么喜欢我，是吧，柏恩斯小姐？”

“我根本不喜欢你，哈伍德先生。”

他似乎觉得很有意思。“因为我不肯帮你问，我老板是否愿意接受采访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简洁的回答似乎令他深受打击。“你不该相信别人说的那些有关我的传言。”

“不必听别人说，我亲眼见过你动手。”

他脸一沉，喃喃道：“那你就该知道别惹我。”

“我可不敢保证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他拿出一个信封，要我在伦敦帮他邮寄。这是人们常对返乡之人提出的普通要求，因为塞拉利昂的邮务出了名地不可靠。通行的做法是不封邮件，便于携带者通关时接受安检，以确认邮包里并无违禁物品，但哈伍德把他的邮件封住了。我对他说，除非他把信封拆开，否则我不帮他带，结果他将信封收回自己的口袋。

“总有一天你会需要我的回报。”他说。

“我很怀疑。”

“万一哪天你需要了，我不会帮你的，柏恩斯小姐。我的记性很好。”

“我没打算再见到你，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”

他转过身。“我可不敢保证。”他讽刺地重复我刚才的话，“对我们这种人而言，世界可比你想象的小得多。”

我看着他走向大门，对瞥见的信封上的名字“玛丽·麦肯锡”以及地址最后一行的“格拉斯哥”感到好奇。它触动了我的记忆，我想起以前在金沙萨见过他，他隶属罗伦·卡比拉政权的雇佣兵团，当时他的名字叫奇斯·麦肯锡。

当时我一定觉得纳闷，不懂他为何要使用化名，以及他是如何以约翰·哈伍德的身份取得护照的，但也没多想，那时我真的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他了。